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九

六至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十九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六

明程敏政編

碑

皇明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

德足以昭三辰勲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霍幅員乘大化以控搏與天地而俱存生為人豪歿為明神理之常也是以先王敘功以作元祀也非惟褒德顯忠

蓋亦示神而明之之誼焉若馬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
唐薩達克齊之於元其人雖死其功烈在人千載一日語
云大功必百世祀茲其近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實
比之數公實有過焉尸而祝之斯古道也夫聖人出而
大命集必生應昂降岳之佐以開其休時維我王幼隆
天造受恩帝室年十有八出鎮鎮江綽有聲績內託肺
腑外秉節旄以麾諸夏南平閩越擒陳友定以材畧見
知於上同知大都督府事幾十年所奏無一不當帝心

者西畧崑崙涉流沙轉戰千里皆生擒其渠帥平二十
餘萬落封西平侯功在盟府率兵南征深入不毛掀髯
跼踖夜郎徑安定鞬烏蠻大戰曲靖擒元司徒達爾瑪
梁王巴咱爾幹爾密走死不決十辰遂開雲南車里八
伯平緬皆虎視以雄莫不喁喁僬僬稽顙效臣順明年
諸部覘王師之東也曰予復叛兵二十萬蠱屯蟻附城
幾不支王聞勒步騎至自芒賊愕遂潰自相輜迨伏屍
填道雲南底平悉致其酋帥京師勲莫大焉在鎮十年

以仁智為理闢庠序以示之禮迪官常以示之制均政
役以厚其聚以旋定安集為已任其桀驁叱我王度則
差馬拱稽草薙而禽獮之牯阿資燔者滿殪矣情鑒定
邊凡斬首數萬捕虜過當王垂涕而遣之諸部懷仁服
義始豫附以和收其馬牛金銀丹漆杭稻以充軍實雖
遐邇習闇皆覩天日之明道德之華自王迪之也山川
草木相生懋豫與嘉賴之德莫懋焉及薨軍民罷市巷
哭至有髡面者朝廷嘉之追封王爵恩至渥也民夷念

王不置合辭請於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子今西平侯纂
其任從民望也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於民曰
以勞定國王兼而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祠作於薨
之後二年九月某甲子成於某月某甲子凡為楹若干
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請紀於石以
垂無極不獲辭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
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張天弧攬撓搶助帝駟伐基隆平

氣壓崑崙蕩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勁涉滇海縈長鯨
長鯨既剽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孰敢嬰
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虞廷上騎箕尾為列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楹
神光夜夜飛爽靈矜蠻布寫通杳冥林麗颯沓從兩旌
倏焉如雲搏紫清八衡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千齡

勅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羣有司毋擅

用一夫取一財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
和海宇熙洽及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古者建都
必營宮殿朕肇建北京恢弘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
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僉曰陛下慎卹民力視之如傷
而民皆樂於趨事皇帝曰爾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
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
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集工部尚書臣禮取材於
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丈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

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
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巉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
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岩險膚寸不損所
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顧視謹譁踴躍交慶事聞廷
臣稽首稱賀謂聖德所致皇帝辭以弗逮推功於山川
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
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
灑滌游坩俎豆既陳羶香肸鬩玄雲倏消天宇澄湛明

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聲者三
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為神木山詔
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廣為文以紀其事
刻之於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
地妙運一心幹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動脗合無違
故凡有施為嘉祥沓至是以山川之神協贊貞符宣暢
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以智巧測
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已夫充塞兩間者鬼神之

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歛陰
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
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
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闕默輸實由聖德感孚神明協
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
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
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况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域
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

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
閔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効其靈者非一朝夕也
茲今之顯應所以兆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
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
著實為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
為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人民康端拱垂衣無
為而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

感孚百靈具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帝用詒謀大啟厥

宇慎卹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於始經營皇帝有詔

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梗楠豫樟絜之百圍神

用呵閔以需於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呈

弗掩良材丸丸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巒峭

壁矗矗崇崇深谷豁呀飛流怒淙有巖厥途其石截蹀

徐步曳武猶慮僨跲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

忽宵行越澗逾壑砰磕如雷巨石斲礮隨擘以開維山

有神維神昭靈默驅六丁佑相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
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
歲以享之醴清牲脂籩豆淨潔肴羞維旅羶薌有苾春
蘿蔚陰秋菊垂芳裸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
以對濟濟鏘鏘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翳以鳳
凰驂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降只鼓鐘鏗鉤神醉以喜
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沴作禳皇德同天幽
明畢被創制靈祠以誌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實侔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為秩宗在周為春官太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

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尚書上諭之曰國家所
重祀事朕夙夜祇奉天地宗社暨於百神以迓福生民
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
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渼拜稽首言
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益上所命渼與虞舜即
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嶽
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
物駢見疊至皆本於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於

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湊奏事殿中上曰國家典禮悉隸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勅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為正堂堂之側為司務廳前為周序為中門為前門正堂之後為後堂左右為賓客之位後為庖庫堂序之外為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既成以聞

命京師諸司長貳咸往落之命光祿賜宴恩澤之降羣情歡溢咸謂皇上惇典庸禮啟自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為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為國家天下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庫益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為心居室豈今

所急却其奏既而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逋
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上曰
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
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却其奏
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
弊舉廢修懷保之政益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
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
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為先

務而再却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敘以勅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教化制作咸禮之要皇明龍興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北京視周之鎬桓桓六卿羣辟之表有虞秩宗咨命伯夷帝謂臣濙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祇相台凡百儀度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帝謂臣濙權輿

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祇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
南端門之東輪焉奐焉閎廓穹崇維皇明聖以禮為國
維明維果有此弈弈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已勤民菲
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
流需源源弗窮悅懌歸赴如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淳俗
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
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帝載

君山廟碑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沒則丞嘗之皆由其誠有以致之也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既至視民如子喜為之興利常行視水教之蓄泄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為之勸或時坐塋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未嘗笞詈辱人遇老病鰥孤率有恩意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輒檄之督民恐以緩累侯則爭起趨事然侯終不以慮譴而急民是時天下軍伍滋弊

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於籍民被枉比
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其要在覈奸直枉御史
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
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侯
固執民實非軍敢違璽書不從御史不可奈何數出無
禮語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
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
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累年不解

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

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

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

膏油一盂以入侯遙見竟謝卻之其操類此侯先自翰

林庶吉士為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政績

嘗奉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在常者

耳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

匱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此乎後數年

江陰士民朱善繼善慶周孟德子孟敬因衆民之志協謀
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
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永
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德崇義之家詩曰

肅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止
兮珮玉瑤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芄芃兮連
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棹條東臯兮忽南畝溪
有鱣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

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捨茲兮安適
侯懷故鄉兮旦往夕來祚我佑我兮無遐遺調二氣兮
平四序下無汎濫兮高無曠災治有魚兮並有畜公無
負逋兮私庾足我民兮子孫孫子承侯福兮千百世紀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
有廟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蓋洪武三年奉勅建每
歲春秋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今八十年矣

脩治不繼日入於敬懼無以稱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
繕完如法制曰可命工部聚材鳩工撤而新之通州諸
衛及州所屬縣各以丁夫給役且命總理通州諸務都
指揮僉事陳信兼督之命既下文武吏士奉承惟謹材
不徵而集工不召而至智者效謀壯者效力作正殿前
殿翼以兩廂前啟三門旁列廚庫凡諸像設靡不畢備
弘麗靚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
成於是信來請曰是役也宜有紀願書而刻之麗牲之

碑惟天生大有為之君必輔以不二心之臣肆我太祖
皇帝受命而興王以忠信智勇佐之飛渡大江霆擊電
掃東南郡縣以次削平既復下兗豫遂議北征車駕至
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為之副諭以仁義行師毋殺
戮以逞天聲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
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明年
平河東入秦敵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
荼毒其德王尤深王遂率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

河川以疾薨柩還過通州州人皆罷市迎哭既去而念之不衰飲食必祭上思王之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以作也昔漢之西鄉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將張郃於巴西大破郃軍以安此土巴西人德之歷千餘年而廟食不廢今王以雄材大畧佐太祖定天下兵威所及王之績為多其功烈在朝廷利澤在生民蓋甚大較之飛實過之國家褒答勲臣恩禮之厚亦非蜀漢可比王生為上公沒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蓋宜也王之

廟在京師尤盛此特其別祠焉耳今天子又新而大之
所以承先德而報王功其超越百代可知矣乃為述其
事而系以詩曰

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仗劍先來同所向無敢當其鋒
通州亦在破竹中奠安居遏寇衝播灑義澤揚仁風
閭閻歌舞靡怨恫旌旗北伐兵馬雄汎掃絕漠烟塵空
大星宵墜感帝衷錫以顯號昭殊功廟食於此罔不恭
聖皇繼述棟愈隆神之宅位儼儀容調和陰陽幹化工

疵癘不作歲屢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明文衡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二十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碑

蒲州廟學重修碑

薛瑄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秋上丁
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食從
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

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
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黃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
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及來知是
州凡政事先後次第修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
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
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
數復外為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修治生徒雖
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

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
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
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秩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
達可為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
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鑱諸石乃來求記余惟
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
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
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為

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為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為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既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校政有實效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
不完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
礪琢業必專精於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
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
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
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歧理難
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
外政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

於以表章於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茲類有政政
既理治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
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
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
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
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捄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

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神州陸沈大禍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為者

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已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
來一人而已當是時金人大創宋幾復振奈何王蔽於
奸忘讐忍耻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
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鄜
城戰勝進軍朱仙鎮烏珠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
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
偏技窮之寇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
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耶此亦

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

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
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寇方內偏乃
命侍講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義旅以
為京師聲援而臣珵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
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
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
於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
年春珵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

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
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
陰又為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於冥
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國
耻兮復君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奸兮忠是尤神胡
為兮滯留駕風鵬兮驟雲虬睠鄉邑兮少休竿有醴兮
俎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

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
强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
傷蠲我祀兮永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
央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
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
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

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
墊勞於湮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
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
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
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
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
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

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
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
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踈
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
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
渠以淤滯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
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
捄之請先䟽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

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
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䟽水之渠渠起張
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樂又九里而
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
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
而至於李準之崖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
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瀦之潭乃踰范暨濮又
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

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
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
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
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
曹南鄆北之出沮如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
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叅綜古法擇其善而
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楨以水門其下繚以虹
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

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
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
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
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
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
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
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
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

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䟽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緡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

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
於是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譚叅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
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
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
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
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
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
乘投璧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

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漕焉無弗便者
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
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
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
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
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
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乏不
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部以蒙見
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
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迺凝天子曰
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
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
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
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
勢乃隄厥潰乃踈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踈者既濬

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
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
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
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
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大寧觀碑

劉定之

大寧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鋤秦蹶
項威振寰海然至此為冒頓所困拓跋魏據此而起而

以得中原之半遼金皆以此為別京元因之盤根株固窟穴焉維我皇明視為藩垣重地屯兵千萬連城堡十數百以控制朔漠達於無外蓋自帝都顧視之大同其右翼也德威所及之遠豈前代之君內治外攘者可侔哉信足謂之大寧矣洪武初創道觀以大寧為名厥有意焉然其地寒故山林無傑木鉅材其人勞於戍守饋運征行故於取木伐石陶甃之役有不暇構架塗墁繪飾之巧有非素習則雖王公將帥官府廨署有不逮中

土者况於觀固宜因陋就簡也今副都御史古濬王公
越來鎮大同令肅法舉亦既有年意欲新之有待未果
太守綏德郝君淵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連著績用
遷綰郡紱有所興革克承憲度公嘉獎之以新觀之事
委焉君退與其僚捐俸為率俾觀之羽士張道維集好
義者所願輸始事於成化三年丁亥某月訖工於明年
戊子某月最北正殿五間殿之南甬道屬於中殿三間
道東西各有亭中殿之南甬道屬於山門道東有鼓樓

西有鐘樓環其區域為廊四周東廊二殿北以祀三官
南以祀靈官西廊二殿北以祀四聖南以祀關王間架
高廣深邃加其數觚稜罍盥欄檻增其規香火灑掃朝
夕節朔定其制石山藝卉沙墀植樹期其久既成文武
官曹兵民士女咸集瞻視靡不欣喜謂曩者吾人至於
斯觀有所祈謝祥臻災弭寇殄物阜雖感神惠而愧觀
弗稱今茲稱矣功有自焉惟亭立碑以待刻文紀實郝
君嘗從予學乃以王公命來請予文夫斯地之安寧綏

靜陶大化超往古由有聖主在上享天心恢神謨以長
轡遐馭也斯觀之盛則賢臣總風紀任牧守治神人能
得其宜於中也然則斯人在下衣食有餘而奉神之休
庸有既乎予既記其事乃繫以銘詩曰

絕塞之表不聞刁斗乃聞道觀鼉鳴鯨吼鼓鐘之聲警
於昏曉烽燧不見乃見華燈夜集於觀煜煜如星我皇
御世武緯文經天下之大孰如其寧風調雨順禾黍被
野日之夕矣牛羊來下饗餐是宜湏醑亦諳出而射獵

獲虎耽耽歸舉兕觥抵掌醺酣囊金車帛來自塞南家
給人足捐財弗貪以作斯觀千楹榱桷維神之尊其居
正宇垂衣雲霞寶冠玉塵與天為徒祐我聖主旁殿居
者哂喜瞋怒各司厥職我民依怙爾醜勿驕神欲勦之
都憲節出大將燾麾執以還城往觀數俘入門而左闕
雲長居顏如渥赭有虬其鬚單刀雪瑩黠魄先誅有屹
者亭碑峙龜趺守臣所立鰲島仙書

明文衡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二十一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八

明程敏政編

神道碑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
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
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羣英

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曼濟哈雅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漂水漂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於采石王仍屯漂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

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十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

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
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
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
餘扼彼援兵尚未驚移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
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
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還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
珍夤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
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孤疑丁酉春守

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
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
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
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
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
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
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
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

戰死其年維揚元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
友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
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
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
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
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
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
斗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

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
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
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朕
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於京師
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
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
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
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大半詔班師命王西

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
即大位二月命王為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
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
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
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
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
陽長驅峻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
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

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卒未北入燕都捷奏平燕復命
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
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
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
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
至嶺北兵疵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口外餘民
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

之召罷北鎮賜休於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朕
恐之星馳四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
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諡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
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葬於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
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
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
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
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燕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

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
磨迷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
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樹當
神道歌曰

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祕略兮神機默
溫溫兮兼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既出幡幢繚繞兮雄氣
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
冑礪矛燦爛兮精銳舍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

傍刁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彎弧力勁兮
軼櫓槍幾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當摧堅撫順
兮我武惟揚

明文衡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二十二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九

明程敏政編

神道碑

大明追封揚王神道碑銘

有序

宋濂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揚王外王
母為揚王夫人建祠於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

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悲喜交集
即詔內臣及圜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寘灑掃之戶凡
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御
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
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
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
王舟亦為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
破釜煮遺糧以療飢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

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為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為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艤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

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洩皆傍
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
恐徧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
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
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
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
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為後年九
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

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為尤難今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啟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昔者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為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

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以致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
通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問師
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
治毋俾堯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寧風蕩海
糧絕阻飢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

死為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
皇支蘿圖肇開鴻祚我魏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
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
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
此銘詩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
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

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有銘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上為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

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
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
功不置召臣濂於廷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
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
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
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
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

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
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
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
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
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
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
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
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

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曼濟哈雅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改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

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
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
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
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
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
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
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
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

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命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

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避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

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臨平江之沙坑麻領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

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
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
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
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
港入結營東遷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
知事急親出兵拒戰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
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
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

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

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
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
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庫庫特穆爾帥衆來禦其
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
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
也徐公如王言庫庫特穆爾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
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
李思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伊

蘇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
過會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伊蘇遁破開平
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珠等
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
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
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
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
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

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
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
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
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
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
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

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
嶽震動飈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劒
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
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
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
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
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
精上貫天日煜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

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
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於今見之大功
垂成王忽長逝當寧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
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
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
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
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

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有序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海內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
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
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
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
復欲昭其功勲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
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

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公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為務授以長官俄遷為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谿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

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
渡江將士家屬尚留於臨濠軍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
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游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
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
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
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甫
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
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

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
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
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
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偽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
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
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櫓陽遷都水營田使兼
帳前總制親兵左都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偽將率
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偽漢陳友諒傾國入

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
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
遣使偽降友諒為內應招之速來汝給告以虛實使分
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既至諸將同公奮擊
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
州偽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
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取友諒八陣指揮友

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元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為之起立浮屍蠢蠢動至數千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壁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洊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

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
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
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
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為多四月擣淮
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
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偽都
即遣銳卒來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
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

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
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
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
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
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為之立
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
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
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

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
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
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為榮公娶方氏
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俞氏
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俞氏出公通經史大
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
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於羣

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
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
心膺用之為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勲著稱
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號薨則䟽封賜謚賁及九
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
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
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大明受命於天如日之升照於八埏其一於時康公

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

其二

巨礮轟雷物莫敢撓

何戰弗潰何守弗傾

其三

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

率衆內嚮

其四

皇帝曰嘻有附匪䟽予開誠心遇爾不疑

其五爾礪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寧萬國

其六

公拜稽

首賜死為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

其七

孰不為庭率師往

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

其八

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

戰兇豎始亡

其九

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於蒲恤其孤

弱其十蔽遮河潼以義為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

其十一

元

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思義斯在其十從伐漢中

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帝念將臣血戰之

苦將酬其勲錫以茅土其十孰不壽考以樂承平公胡

嬰疾隕魄泉局其十帝情憫悼思命絡繹穿山為堂畢

茲寔宥其十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

其十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永無極其十

明文衡卷六十九

謹案卷六十六第一頁後二行薩達克齊舊作賽
典赤今改

卷六十七第五頁前五行烏珠舊作兀朮今改

卷六十八第一頁後五行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
牙今改後倣此

卷六十九第十頁前三行庫庫特穆爾舊作廓廓
帖木兒今改後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騰錄監生臣宋維翰

騰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

七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二十三

集部

明文衡卷七十

明程敏政編

神道碑

巢國華武莊公神道碑

宋濂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
之將弘展其丕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
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煙閣二十四人

是已洪惟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
反掌之間廓清八極夷荒蠻檄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
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
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
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
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贈

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盜賊乘時為患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斂其玉帛公慮威迫州境即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名募強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畧遐邇聞者多荷校相從於時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

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於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蕪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於姑蘇拓土於淮東其功號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既集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

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
授券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隍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
薨於官舍年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
訃聞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
還葬於黃墩先墓之次歲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
封巢國公謚曰武莊階加特進勲加右柱國褒崇之意
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

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葬禮部以聞帝若曰其
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
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材
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羣雄疊奮之時亦欲
以一障自效見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
統其部曲驩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
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煙
之衆又豈得專美於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

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於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
綱解紐羣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於和陽依水
建砦以遏寇攘皇帝龍興知為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
士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既殲
于湖亦捷溧水洋洋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飈震震秣
陵南徐次第而平況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強
不衄鄰有勅豎據浙連淮來撼大樹何哉蚍蜉皇赫斯

怒命將行伐鏹破連營消除窟穴復勅雄師定淮之東
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誠亦
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
鏤書鑄鐵為券作誓剖符千齡弗變皇恩下被將膺寵
榮訃來海南聞者涕零宸衷憫惻為詔郡縣旋其柩車
就鄉而窆崇階峻爵極於上公龍光有赫賁及幽宮傳
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

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於南京同館於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為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為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屬肝腸百裂其何以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投淚

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
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於南安至唐康
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
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
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
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祕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
重又自浦城遷於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

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

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

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

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

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凡出應科繇頗為儕

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

邪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

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

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統緒浙東憲使
圖沁布哈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
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
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
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
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
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
問計公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

事邪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
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
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
紿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
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集誅平民誑誤者舒穆魯將軍伊
遜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
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
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

不識可乎舒穆魯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
官毋擅殺舒穆魯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
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
功江浙行省丞相喀爾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
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舒穆魯將
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台城急舒穆魯將
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
邦非舒穆魯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

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舒穆魯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布呼丹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布呼丹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與

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賞希呼
丹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哈
迪爾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布呼丹罪遂結李溪
惡少拒命首害剛叔於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布呼丹遁
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蠱起行省移舒穆魯將軍以行樞
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舒穆魯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
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
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

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
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
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
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
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
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
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
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

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
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
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
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
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齊默特喇寧分臺於婺長
鎬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
軍就道長鎬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
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

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

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
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
己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
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
琛金華宋濂同名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
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
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西淮之境田荒蕪及耕

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於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

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温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覩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會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

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璠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怙怙青田夏清
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
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
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
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
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游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
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
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公洎浙東行省右丞

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金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為公所鞫當不寬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將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

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於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於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

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
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
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
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
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
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
西諸郡下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
州公既入見上嘉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

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帥

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
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
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興諸
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木道何從出且凋
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
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並拜
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

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至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為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

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
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
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
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濶哉非先生為朕
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
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
導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
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

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龐整飭歲時薦饗幸

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慊耳
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
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
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六訃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
即其家祭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
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
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
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孫女二人公性篤

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閉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
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懽心
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
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
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
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
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峰西岡為義阡聽
其羶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舒穆魯將軍能

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
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
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
大事則議論爭辯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
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
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
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
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

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
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於
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
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為尤
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
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
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
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

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
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勅諸堅珉以垂示
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
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
狗鼠偷竊方繽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
勅生蟄蟄千子孫白芴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
方頤踈髯目電煇音吐鴻鬯鐘在軒蚩蚩赤子崩妖氛

額抹絳帕手握矚嘯呼不異鬼魁羣公起長驅汗且奔
一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
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
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
狐狸跳舞騁妖神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
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
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怙怙多柔

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堂風慘澹驚
魂上表陳情達帝聞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
真聞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與濂洛既本
根所以不剗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藏山
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諉

明文衡卷七十